文谷集 五

疏劄

文谷集卷之十目録

疏劄十七首

請寢疏儒沈濡等論罰之　命劄
因政席　嚴教乞遞職名疏
因旱災應　旨劄
被李碩馥誣辱辭職待罪三疏
陳情乞免疏
免喪後陳情辭職疏
大司憲病未赴　召乞遞兼陳所懷疏
還自西路陳民瘼仍乞遞職疏
辭吏曹判書再疏

文谷集卷之十

疏箚 十七首

吏曹判書三告加由後乞遞三疏 丙午

伏以臣累章哀籲備竭衷悃而誠意膚淺未格 天聽臣實撫躬反顧自訟自悼而已顧臣已試無堪之狀 聖鑑何所不燭而尚且靳許至此者抑或以銓衡任重難於輕遞而然也此則有不然者惟其任重故得人而久任則固可也若不問稱職與否徒以遞改爲難則其爲害反有甚焉且以臣得於耳目者言之粤自 仁祖朝以至 先朝屈指秉銓之臣率多

一年半年而遞久不過以三大政爲限豈不以政柄所在不可久居下之所宜退避　上亦有所不强故也在他人尚然況如臣之萬萬無似乎今臣之久冒當遞不但臣之所自知朝論巷議莫不皆然而獨日月之明猶未垂察臣誠未曉其故也況臣賤疾日漸危痼雖欲强策駑鈍復備驅使其路無由區區至懇終未蒙　幸則唯有坐竢　嚴誅而已臣之情勢亦孔之艱矣且臣昨見政目以臣爲掌樂提調臣不勝瞿然慚赧之至臣之兼帶諸銜已不爲不足似此等任固不當埤益於一人之身況臣方忝政曹首席

而淫擬先於他人殊非恢公遠嫌之道竊惜僚案之間亦不相諒而有此謗舉也昔在 仁祖朝李睟光爲吏判當其病未赴政同寮擬除醫局提調睟光引嫌固辭 仁祖大王特允之搢紳之間至今稱道不但以睟光之能讓爲貴莫不歸美於 上臣雖無狀亦不敢不以前輩之事自勉況我 聖明豈不欲追軌 祖宗之美事也伏乞 聖慈諒臣懇辭出於肝膈本職兼帶及新授掌樂提調一倂鐫免以安微分不勝萬幸臣無任戰灼祈祝之至

辭輔養官兼陳所懷劄

伏以天祐我東 國有 元良睿質夙彰休聞大播
今日 宗社之慶孰大於是顧臣無狀猥忝輔養之
列每造講席冒當不敢當之禮密邇岐嶷之表仰聆
誦讀之音顧語諸僚且榮且懼歸詫廷臣喜不自定
一部孝經今既畢講德器學業時敏日將愚臣欣抃
之私實有萬倍於他人也第臣竊念設官輔導非專
爲講解章句而已蓋欲親近外臣以資警發之益也
雖因溫習姑輟講學而其間遂廢進見以至時月之
久則恐非所宜宜令不定日期時許引接得以尋繹
前學導達聰明始自冲年必以接賢士大夫時少親

宦官宮妾時多爲戒也臣聞古昔聖王之教太子也
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自孩提有
識諭以孝仁禮義之道居處出入罔不衛翼服御飮
食皆有箴規要使跬步不離正人造次必由正道其
輔導之方可謂至矣今之規模大異於古內外有截
進對有時雖使賢德之士當之猶恐有十寒之憂况
如臣之蔑蔑乎假令臣等逐日進見至於宫中之事
燕居之地有非臣等之所及知者此則唯在 殿下
隨事提撕導以義方而固不可狃於安逸亦不可過
於拘迫必須優游誘掖兩盡其道庶無厭倦難久之

病也然而苟求其本又在於　殿下之以身敎也凡
殿下一言一行無非　元子之所擩染則誠宜無
微不謹無處不敬日用云爲之間動循天則無一不
可爲法而常以　聖祖道心之訓　先王大有爲之
志體於心而驗之身以爲繼述之家法又必嚴肅宫
闈杜絶邪逕使便佞之人無得以鑽進玩好之物不
接於耳目于以端本而澄源則貽謀裕後之道實基
於此而其爲增益於　聖躬亦豈淺鮮哉書曰若生
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惟　聖明之加意焉向
者輔養官之加選也有必用老成之敎　聖意所在

臣竊欽嘆以臣空疎眇末豈不自知其不似而徒以昵侍瞻望爲榮不敢遽爾辭退遲徊荏苒以至于今愧懼深矣譏誚多矣矧今進修方急責任彌大不可一向俛冒以重其罪戾伏乞 聖明諒臣情懇亟賜鐫免以安愚分不勝幸甚臣無任惶蹙屛營之至

答曰省覽箚辭誠誨寡躬輔養元子之意可謂至矣誠觀卿憂愛之忠予用感歎卿須安心勿辭察職

吏曹判書三告加由後乞免疏

伏以臣之忝據本職今已三年而過大政者四矣世所謂銓官應遞之期臣實倍之不唯臣心常有貪戀之嫌凡在輿論孰無支離之誚到今請急謂卽蒙

許而 聖明不諒又靳 恩遞臣誠惶惑莫究其所以也夫天官之長政柄所係責任至重雖使望隆才優登明選公者居之猶不當久占要路以犯止足之戒况臣萬萬不似伎倆畢呈而竊位妨賢坐費歲月其如 國體何其如私分何臣之乞解一念夙夜炯炯神鬼可證非如大政後例讓之比而三告之單每歸虛文加由之 恩反爲常典夷考職事雖久而蔑效反顧臣身徒勞而無補入公府臨吏胥厚顏如甲對僚友顧官銜愧汗浹背古人所謂抑而行之必發狂疾者正爲臣今日道也臣何敢一毫飾辭以瞞

天聽哉且臣素虛善病不堪任劇而積傷所發疾痛連綿精神筋力日就凋悴近又感暑甚苦添得新證頭疼目眩晝夜昏瞀伏熱內攻飲冷無節廢食委頓元氣薾然血肉之軀幾何其不摧殘也無論餘事只此病狀亦無復當官陳力之望矣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俯憐危懇將臣本職兼帶亟賜遞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悶蹙隕越之至

辭本職兼帶再疏

伏以臣頃在城外暴得重病舁載還家昏倒不省者有日矣昨上自列之章而唯以屢違 召命急於竢

遽不暇臚列病狀伏承　聖批乃以從速察職爲教
伏想　聖明猶有所未及下燭以臣所辭出於托病
自便而然也臣病裹震越求死不得顧臣所患雜試
藥物危惡之證比初少緩而見今證情尚且不輕最
是頭部之痛深至腦骨其痛如碎其重如壓不能暫
時擡舉眩暈特甚一身搖搖如在旋磨之上風濤之
中對人視物變作異形合眼面壁始得少定虛火上
升精神如醉夜則煩燥益甚發熱叫苦不得交睫者
今已五六晝夜心恙日劇眞元暗鑠口味全失粥飲
亦廢綿綿延延生意薾然此實諸醫之所共見親舊

之所同憂臣豈敢誣也此由臣福過涯溢自速鬼責
陳力報 國恐難復期撫躬自悼尚何言哉目今旱
災切迫宵旰焦憂哀痛之 教可泣鬼神大小臣僚
莫不欽聳感奮臣雖無狀亦具心腸縱不能發謀出
慮仰裨消弭之道固宜竭其筋力以效奔奏之勞到
此地頭何敢萌托病私便之念乎况臣忝在 元子
輔養之列每以昵侍周旋爲榮學業間斷爲憂耿耿
此心天實監臨如有一分自力之勢則講學之停已
至多日而何敢不進昨日問 安又異常時而何敢
不叅臣之病狀此可見矣臣之情事其亦戚矣如非

天地之垂仁日月之回光臣將誰因誰極也伏乞
聖慈曲加矜憫將臣本職及兼帶諸銜一併鐫免
以幸公私臣無任惶恐悶蹙祈懇之至

大司憲陳所懷劄

伏以 殿下勵精圖治七年于玆矣其於敬天之道
亦不可謂不至矣然而天心未享警告不絶無歲不
凶無災不有至于今日而疾威極矣每年冬雷之變
如期輒發已不勝其驚懼而至於湖甸之間震死人
物實是前古之所罕聞豈非可懼之甚也不但此也
太白之晝見嶺南之地震俱萃於一時況當涸陰凍

閉之節溫暖如春地氣上泄昏霧沈塞至午不開陰
陽之失和節候之乖序可謂極矣臣謹按洪範傳曰
豫恒燠若豫者猶豫不明之謂也豫則解緩故常燠
應之春秋書無氷而胡安國傳之曰此政事舒緩紀
綱縱弛之象凡人主一行一事與天地相爲流通故
行有善惡氣各以類而應是以周末無寒歲亦以其
王綱之解紐也傳會災異雖近於漢儒穿鑿之說而
若謂之全不相關忽焉不爲之戒則不幾於熙豐小
人不足畏之說乎夫雷霆者天之威怒也寒暑者天
之命令也臣竊恐　殿下之喜怒未得其中正　殿

下之政令未免於解弛天故以是應之警動我 殿
下也然臣竊有所未解者前此遇災之日雖未見修
省之實效猶若有驚懼者然而至於今日上下恬然
殆同無事之日因循依舊少無變動之擧豈狃於屢
見災反爲常而然耶豈歸之適然謂不足畏而然耶
臣誠仰屋長歎莫知其故也目今 國勢之危不翅
旒綴可憂之端難以毛擧而抑臣之憂不在於他唯
在於 殿下之一心應天弭災之道亦不可以遠求
殿下方寸之內光明正大無有偏蔽則便是景星
慶雲也 殿下政令之間緩急輕重各得其序則便

是時寒時燠也 殿下可不反諸一心以爲格天之
實乎臣竊覸 殿下天姿仁厚 聖度淵宏喜怒之
際不大聲色羣下之所欽仰而事或觸犯雷威暴震
義理之發常少血氣之私輒勝當其時也大臣爭之
而不得臺閣言之而不入轉而爲好勝偏係之病發
而爲害政害事之端雖事過怒弛而切無開示悔悟
之意此豈 大聖人物來順應改過不吝之道哉且
羣下之言或拂 聖意則輒下情外之教至有臣子
所不忍聞者或斥之以侮 君罔上或目之以暗邪
姦巧此皆罔赦之罪憸小之態延臣而果有是則

王法之所不容國人之所共惡放流之可也誅殛之可也今也不究其本情直加以極罪使羣下隕心喪氣無所措其手足拘持維縶不暇恤其名義豈不有乖於推誠御下之道乎臣之爲此言者欲望　殿下常加操存涵養之功以爲應物出治之本毋或貳過於他日也記昔戊戌冬臣待罪玉堂之長與今右賛成臣宋時烈入侍　經席　先王方講心經時烈備陳治心之道　先王下教有曰予之病痛予所自知當其暴怒每患難制近得一法於其怒時便忘其怒久而思之則始覺其非如是用功庶幾寡過耶其克

治精一之功直與堯舜同符臣至今莊誦不覺欽歎感涕追 先王心法之正深有望於 聖明也然正心之道無他要在講學而明理學苟不講理無以明而心無以正在匹夫尚然況人主乎 殿下卽阼以來開講絶罕雖由於 玉候多愆晉接有妨而亦豈無乙丙淸燕之暇可以安舒賜對如程子之論者哉諸臣陳戒之言非不罄竭而終歸於空談經幄論思之地無所顧問而有同於冗官尚何望緝熙時敏以來厥修乎勤政好學自是我 祖宗家法設規定制貽謀於後者無不纖悉備具有朝參焉有常參焉有

輪對焉朝晝夕三講之餘又有夜對焉其無時豫怠
之意蓋可想矣臣嘗聞之故事惟我　世宗　成宗
大王夙夜孜孜罔敢少有暇逸民到于今稱之肆我
朝之治於斯郅隆玆豈非　殿下之所當法者乎
臣每見前史歷代帝王莫不以憂勤而得之及其後
嗣莫不以怠忽而失之未嘗不掩卷而歎也今　殿
下典學之功求治之志其視　祖宗果如何耶　殿
下本源之地旣如此此則將何以率勵臣工挽回　國
勢乎臣所謂臣之所憂唯在　殿下之一心者誠以
此也自古人君欲正內治必先嚴宮禁誠以宮禁不

嚴則無以杜羣枉而清化源也臣未知今日宮禁嚴
耶否耶恩愛所掩禮制或奪防限旣弛邪逕易啓內
言出外則外言之入內安保其必無也至於宮家女
樂之出入閭巷之間籍籍喧傳塗聽之說雖不可謂
必信臣以爲無論虛實致此云云亦莫非宮禁不嚴
之故也今夫百里之宰爲任至微也衙門不肅則其
政可知況堂堂王者之尊尚不能嚴內治則其何以
正朝廷而正四方乎伏願　殿下勿謂禁中事秘外
人何從得聞有則改無則勉以彰清明之治焉嗚呼
今日之事以言乎　君德則無聲色遊畋之好可以

蠱心喪志者以言乎 朝廷則無招權醲禍之姦可以蠹 國病良者然而天怒日深良怨日棘 國勢日危其故何歟臣愚以爲玩好足以喪德而能改之則德可修矣姦臣足以病國而能去之則國可治矣今 殿下雖無玩好之病而亦無發揚蹈厲之志 朝廷雖無姦孽之害而亦無殫忠竭智之賢委靡頹塌莫可收拾其爲下藥去病視彼二者反有難焉臣竊痛之然 殿下不欲有爲則已誠有大有爲之志則轉移之機只在於 殿下之一心伏願 殿下唯患志之不立德之不修毋諉於時之不可爲力之或

不足堅持勇往如矢注的毋或以退託之念偏私之
意一毫參錯於其間以之而策勵朝臣以之而振舉
綱維則轉災爲祥傾否回泰之道亶在斯矣臣以無
狀忝長風憲悠泛隨行已浹半月未能進一言論一
事以效職責如舉不匡之刑宜自臣始也然其區區
憂愛之誠竊不自抑妄陳狂瞽之說自附格王之義
倘蒙　聖明恕其僭而察其愚不以人廢言豈但微
臣之幸也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因冬雷之變請加修省劄

伏以嗚呼異哉去夜之變也中冬之月雨雹交下雷

雷之作視前益慘其轟轟之聲燁燁之光雖盛夏亦所罕有繼以暴風屋瓦皆飛天地震盪嗚呼此何爻象耶中宵起坐心骨俱驚伏想　殿下丙枕惕厲尚何以爲懷也夫天道玄微未易測度雖不知所藏怒者果在何地而前後警告若是其頻且急則豈無所召而然也遇非常之災必以非常之道應之臣恐今日之變非循常守舊所可消弭也人君事天如子事父母父母怒其子爲子之道必起敬起孝以期底豫而後已若無所敬畏狃於怠忽則是自絕於父母而父母亦不子之矣今　殿下苟不追此警告之日大

奮發大振作以格上帝之心則天將絕 殿下而不顧矣此誠天命去就之幾 國家存亡之分豈不大可懼哉伏願 殿下畏天之威劃然改圖內省一心之微少有偏係利慾之私必遏絕而無留外察事爲之末凡係病民累政之端必痛革而無難要令一行一事動合天則而亟召大臣三司卿列之臣廣詢弭災之道于以翕受敷施凡施措遷改之間如風遠而雷猛則仁愛之天未必不回怒爲慈而庶可以迓續將墜之命也臣適叨言責之地逢此無前之災私憂過慮無所不至明發耿耿敢進寂寥之語惟 聖明

財幸焉臣無任震悚激切之至

復拜吏曹判書辭免疏 丁未

伏以臣忝據銓衡前後最久釁咎百出譏誚四集幸蒙 聖恩得免大戾釋負安分私切感戴不意玆者新 命忽及臣誠驚惑震駭直欲循墻而不可得也冢宰之職責任至重政柄所係簡寄宜慎臣之去職纔數月耳堂堂 聖朝豈無其人而必以已試蔑效之臣纔遞旋授有若偏私者然哉况今才難日甚浮議多門一有注擬瑕摘隨至則抨彈之來其誰得免朴長遠已敗之蹟即臣必遭之境則臣何敢不量復

入自取顚躋重辱　淸朝之名器乎且臣有區區不
安於心者　君父之前何敢有隱臣於甲辰夏與閔
鼎重同在政席同承　嚴旨厥後鼎重出按北路而
臣則旋還舊職固知　朝家之畀鼎重以藩臬初非
出於譴罰過期仍任亦爲循北路之良情而內外燥
濕輕重自別臣獨翺翔於要劇之地使鼎重久勞於
外四年未還在臣私分豈敢自安此臣之一味愧縮
尤不敢冒進者也伏乞　聖慈俯諒危懇將臣新授
職名亟賜遞免公私萬幸臣無任悶迫隕越之至

被黃壖疏斥辭職再疏

伏以臣頃被黃壖疏斥罪名狼藉有不敢一日在職
急上自列之章而原疏未有 處分亦不敢徑自辨
白竢罪之外未暇及他伏蒙 聖批溫諭俾速察職
又值捲堂之變承 命入泮苟冒至今非臣本情臣
誠惶愧踧刻靡寧今臣若遂泯默而止則腷臆之蘊
終無以自暴 日月之明或有所未燭不得不冒死
而畢陳也臣以無似偏蒙 誤恩竊據銓衡前後最
久尸位妨賢之罪臣亦自知何待人言惟其注擬黜
陟務欲一循公議毋負職責者斷斷一心唯在於此
通塞進擾之際固知愁毒之所萃而有不暇恤焉至

於强屈已見一聽於人臣雖無狀豈爲是哉查事始
終臣誠有與知者矣顧何與於注擬之間而以此爲
言乎吁亦異矣臣於本職力辭圖免殆甚於束縛之
求解擔負之思釋豈有毫分意思恐銓柄之或歸他
人也此則 聖鑑在上臣不欲多辨而至若張善瀓
之諫長自是已經之職循例擬望政體則然有何計
較於其間乎以此而謂之脅制 君父諂附臺閣者
誠是常情之所不到而壖乃揑成罪案恣爲譸張噫
嘻亦已慘矣自古人君威怒或失其中則爲臣子者
或以理奪或以誠格自是匡救之道安有借力威晱

以遏其威者也臣而有是則其罪固當誅矣以堂堂
至尊之威乃爲戚畹之力所遏則當爲何如主耶
是壖急於陷臣而不自覺其爲侮弄 君上之歸其
所謂人臣計較之所不敢出者正自道也嗚呼在野
儒賢之臣豈非 先朝之所契合 殿下之所尊禮
耶壖乃構誣醜詆肆然無忌則微臣所遭固不足道
而然此豈一黃壖之言哉必有一種如許之論潛吹
暗煽而如壖者掇拾變幻乘間抵巇以爲嘗試之計
神姦鬼譎出入捭闔自以爲 聖心可以眩惑士林
可以網打而殊不知手足盡露肺肝難掩若此用心

將何所不至也履霜氷至君子所戒自此以往世道可占如臣隘狹多忤者苟不見幾早退則羿彀蜮弩終必難乎免矣伏乞 聖慈曲察危衷將臣所帶職名一併鐫免移授他人以恢賢路仍令臣守分閒散保全終始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兢惶戰灼之至

請寢疏儒沈濡等論罰之 命劄

伏以臣昨於 榻前伏承疏儒沈濡等施罰之 教濡等初既不參館學之疏從而有此煩籲未免爲妄率之歸 聖明不欲直加之罪付之本館俾糾其失此固出於誨責儆厲之意而第臣愚意竊以爲年少

儒生雖有所失務宜優容不必深咎至於施罰恐傷
國體敢有所陳白矣 天聽未允悚慼而退臣於
此又有所不安於心者 聖教旣曰士習不正宜有
糾正之擧則士習之正不正責將誰任如臣無狀久
忝國子首席今日之事臣宜先受其罪而乃反論罰
多士不自知愧唯以奉行 成命爲事則不唯臣之
無面更對諸生人將謂臣何哉此臣所以尤難於奉
承者也仍竊伏念今之士習固不可比論於隆古而
朝家所以待之者亦豈可謂盡其道乎惟我 祖
宗朝待士之道須出尋常有若恃愛之驕兒方長之

草木愛護扶植猶恐或傷數百年來盛事美談播在
耳目及至今日培養之道教導之方幾乎蔑蔑矣士
氣索然如水日下已不勝其寒心新學後生習聞前
事不量其身之不逮古人動以　祖宗之待士者望
於　聖明而每遇一事輒被摧折縫掖之徒舉懷落
莫以致委靡消沮莫可振作豈非大可憂哉今此疏
儒輩亦不過妄恃　聖朝之優容不自覺其舉措之
顚倒則原其本情可恕而不可罪也初不悉疏從而
爲辭固有前後相戾者矣知其失而容之然後尤有
光於　聖德而爲士者可以興起苛摘譴訶甚非

聖朝之大體也臣雖無狀豈敢爲若干儒生曲意游辭自陷於附下罔上之誅哉區區赤心唯恐一毫有損於 聖德玆敢不避僭猥更申謷說伏願 聖明深留睿念還寢已下之命仍將臣兼帶知館事之任亟先鐫免以重訓廸之責公私萬幸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因政席 嚴教乞遞職名疏

伏以臣昨緣賤疾猝劇未赴藥房冐上辭章恭竢嚴譴伏承 聖批溫諭許以調理察職臣誠感悚不知所措第臣所患日漸添劇左頰浮氣有加無減而

自昨右頰又浮浮氣殆遍一面烘熱大盛寢食俱廢
雜試鍼藥未見少效勢將成膿而後已幸而不膿亦
難望完復於旬日之間臣之所帶諸職俱係緊務而
最是內局之任尤不可暫曠緣臣病伏問　安之停
已至累日夙夜惶懼置身無地豈容一向虛帶以增
其罪戾乎且臣伏聞昨者因崔逸不擬承宣之事致
勤　嚴旨至以近日政目間未妥處頗多爲教而本
曹郎官二人特命出補馬官臣不勝震駴之至　聖
教所發雖不敢妄揣而臣方忝據首席近日大小注
擬皆出臣手則凡有責罰臣實當之況臣於崔逸之

事尤有所不安者逸之曾爲諫官也當諸臣竄逐之
餘怵於 天威之震撼强引不當引之嫌以爲規避
之計舉措無據情迹難掩愚臣妄見以爲無論事之
是非身居言地當事巧避者其習最可惡以 殿下
之明聖亦必深惡乎此 朝家政體不可無貶罰之
道故臣於獨政之日以逸首擬魚川之窠仍寢臺職
之擬則其視不擬承宣臣罪可謂倍之矣以此言之
今日之事臣爲罪首而反使無罪郎官獨被譴黜臣
乃靦然苟冒則其如廉隅何哉顧臣久竊政柄罪與
歲積被人醜辱尚不知退區區名義固已喪矣雖無

聖教曷嘗一日安於心哉爲今之道必須亟黜無狀之臣代以可堪之人然後銓選可允於　聖心朝著可底於鎭靜而臣身亦可免於大戾矣伏乞
聖明諒臣情勢病勢將臣本職兼帶一併鐫免不勝萬幸臣無任戰灼祈懇之至

因旱災應　旨劄

伏以天災地變人妖物恠孰非可驚可懼而切迫之憂焚灼之慘未有甚於旱乾自　聖明臨御以來無歲不旱而亦未有如今日之極無四野焦赤三農輟業播種失期西成斷望生人之類將盡劉矣民之不

存　國將何依念及於此氣塞心寒幸賴　殿下責
已避殿親决庶獄應天弭災之道靡有不舉至誠所
格甘雨隨降感應之效可謂不爽然小霈未洽杲日
旋出豈天心猶有所不豫者歟臣於此竊不勝一喜
而一懼請有以陳之臣聞天人一理彼此無間方寸
纔動誠僞立見蓋焉之愚且不可欺况於及爾出王
之昊天乎臣不暇輓引古昔試以驗於　聖朝者證
之去冬雷變之作也　殿下惕然驚動卽御法筵登
進諸臣廣詢消弭之策汲汲於恤民祛弊之政敷施
如恐不及中外人情莫不欽仰聳動以爲天怒可回

至治可做而間有言者歸之於目前之文具若有所不信者然臣竊痛之以爲吾　君不能不幾於賊乎曾未幾何而　經席旋輟進對疎濶政令云爲一循前套諸臣之規戒盡歸空言　聖躬之闕失未免頻復遷改之益固無望矣而放倒之勢反有甚焉然後臣知向日言者之能先覩而竊自悼臣之反爲其竊笑也伊時儒臣進講中庸以不能期月守之義反覆開陳　聖明亦有傾聽之意而災過懼弛此心漸怠未及期月而已然則其於以實不以文之道可謂遠矣無異乎天怒之日臻也如使　殿下一念寅畏常

如冬雷之日則災沴之作必不再於今日矣今　殿
下應天之道又不過如前日之文具而乃以一雨而
自足遂輟對越之誠則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
前乎此臣之所大懼也如欲痛改舊轍務新實德唯
在　殿下一轉移之間耳夫所謂實德云者亦非有
高遠新奇之事要不過勤學正心親賢從諫而其本
則誠而已　聖質雖高學力未充延英之講終歲或
廢縱有　違豫之候豈無淸燕之暇而論思之臣罕
近　前席恒處深宮狃於宴安荏苒歲月進益無期
殿下之爲學不可謂誠矣本源之地涵養旣少辭

氣之發多不中節威怒之暴則甲或移乙偏係之深則私或害公多疑生於億逆自用成於好勝輾轉激惱病根漸痼　殿下之治心不可謂誠矣儒賢日疎箴戒無聞禮貌寖衰甚間易乘至於眷眷瀝血之章終閟一字之報訑訑拒人之色已著千里之外致令士類觖望猶恐退藏不密虞旌之招只歸虛文　殿下之好賢可謂有其誠乎聽納未弘言路漸塞臺閣所論事無大小一有觸忤譴斥相繼抉摘細故摧折太甚馴致直氣消沮含默成風逆耳之言爲世大忌跼影而進齰舌而退有識之士莫不深憂竊歎而

殿下方以為鎭靜之良策惟其言而莫予違聖人謂
之一言喪邦率此以往臣未知　國事之終如何也
殿下獨不覩於近日乎求言之　教不翅懇惻而
三司例上之劄日久寂寥草草前啓只為塞責之地
固可見風采之索然而亦恐　殿下有以使之也
殿下之聽諫可謂有其誠乎以　殿下之聰明睿智
鏡考前代得失曷嘗見帝王學不修心不正違賢拒
諫傲然自聖而有不底于亂亡者耶　殿下於此盍
亦反求而改圖哉臣又聞君道譬則乾道也乾道亢
則地氣不交而膏澤屯矣君道亢則下情不達而政

今壅矣昔宋臣富弼以通下情爲應天變之本今玆之旱或者天以是警我　聖明則所以應之之道亦宜允出于玆也抑臣於此又有所感焉今之朝臣欲効補拾之忠而不能感動　君父者誠之薄也　殿下務盡修省之道而不能昭格上帝者亦豈非誠之未至也若上下交修至誠無間則天人相感之效不難致矣誠之一字固是腐儒陳言而天德王道舍此無他惟　殿下加意而猛省焉仍竊伏念振淹滯揚側陋亦是弭災之一道其責專在銓衡而臣之無狀適叨是任顧其地望素輕無以鎭服輿情鑑識至闇

無以甄別淑慝雖欲殫竭心力少副職責而實無一分稱塞之望虛辱　簡寄坐妨賢路如蒙　聖明察其愚而諒其忱採其言而退其身未必無補於綜核名實之政也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答曰省覽卿劄懃懃懇懇之誠誠誨寡躬之志出於至誠予深感歎可不留心而傷念焉卿其須勿爲辭務進賢才以輔國事

被李頤馥誣辱辭職待罪三疏

伏以臣酷被不測之誣荐上自列之章罪極僭越席藁竢譴乃蒙　聖德天覆溫綸昭揭開示誨諭不翅丁寧雖太陽之燭幽慈母之保子未足喻此以臣今

日所遺不有　聖明在上何以自暴其寸心而得免
於文罔哉銘感攢祝只有涕淚隕結糜粉固無所辭
而第臣事　君無狀受此誣衊其爲累　聖簡而羞
當世亦已多矣在臣之道决不可以　恩貸爲幸而
自喪廉義仍冒職名玆敢畢露危衷以冀　聖明之
矜察焉臣竊見李碩馥之疏一篇主意唯以權綱下
移　主威日弱等語爲熒惑　天聽傾軋朝廷之計
而若其首尾關棙專在臣身一則曰久竊銓柄一則
曰多年用權目之以偏邪乳臭構之以氣焰熏灼其
意槩可知也臣素性疎拙懶於交游名位驟高常懷

戒懼公務之外靜默自守未嘗有慫惡於人至於招
權植黨之念尤非臣一毫存於心者而徒以久叨銓
選不能早退涅措之際既難每悅淑慝之分恥爲詭
隨以致積怒潛煽媒孽百端先之以黃壖繼之以頑
頟一節深於一節臣之前後力辭血誠圖遞者不但
爲才分之難强實恐有如許駭機之發也使臣果有
市恩固黨之心則方且貪戀患失之不暇何必屢瀆
天聽每以釋負爲期哉此則　聖鑑之所洞燭臣
不欲多辨而顧臣年未彊仕奄躋八座太早之譏臣
所自知乳臭二字爲臣題目久矣臣於此何敢自解

而慍人也只恨 聖朝任用不愼以臣之故重貽名器之玷辱也至於泮儒空館時事彼之揑成罪案可謂巧且慘矣而其間虛實自有難掩不黍疏儒生之入與不入只關 朝家事體之得失多士風習之美惡何與於臣之一身利害而費盡心機自陷於無君不道之罪乎 王言之下本無可秘本館之啓直陳實狀則其所謂陰嗾朋欺之說不知何所據而發乎況邸報書出之淹速非臣所可與知則雖欲勒加臣罪自有不攻而破者據此一款他可類知誠不滿一哂也然而人之於臣慦毒雖深使臣早去銓地必

無黃壖之疏斥矣壖疏之後　殿下若許臣退屏則
必無碩頡之繼踵矣觀其攻臣之計不去不已令臣
若復恃　恩戀寵冥行苟蹲則此後乘機射影者必
不止於碩頡而已彀中四至之鏃豈臣隻手所能周
遮哉　聖明雖欲每加覆貸恐亦不可得也且臣雖
極無似職忝國子首席而前後誣辱皆出於以儒爲
名者則將何顏面復入太學以對館下之諸生乎臣
之情勢種種臲卼反覆撥慶終不敢自安茲冒瀆擾
之誅更申疾痛之呼伏乞　天地父母俯察由中之
懇曲軫體下之義將臣本職及兼帶文衡之任亟先

鐫免以安愚分以謝人言千萬幸甚臣適緣家有拘忌子病危苦未敢連章煩籲出外累宿今始陳露尤不勝兢惶震灼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今日勉副正中姦人之計朝家處置豈容如是卿其安心勿辭從速察職

陳情乞免疏

伏以臣跋前疐後當退不退苟冒匪據又當大政蔑廉喪恥可謂極矣注措錯謬特其餘事評彈之發固無足恠而 聖俞終閟公議未伸推勘薄罰亦至倖免臺啓之停雖緣事勢之有拘而物情之不厭觀於諫臣之避亦可見矣臣之情迹尤難冒出而適承開

政之　命又當　親禱之禮覠然就列以至于今一念惕懼晷刻難安且諫院之論語意頗緊關係非細臣何敢終無一言泯默受罪而已乎改嫁子孫勿齒仕版昭載國典人孰不知而臣之愚意亂中被擄之類視此不無有間　朝家又無廢錮子孫之令此類之出入仕路者當世亦不無其人况張楦其母被出母其後母則禮所謂出母之子是已參以禮律恐無示枳仕路之理以其敦寧之親循例擬望矣致駭物情惹起重論無非臣錯料妄作之失臣不欲索言以滋多口而抑臣妄作不但此也前參奉崔宣亦有此

累而臣素知其經學行誼實非俗儒淪棄可惜且是已經筵仕之人故前後舉擬非止一再至入於別薦之中論其所失抑有甚焉今者竊聞 聖教使該曹定式而政院又請詢問大臣 朝家未定式之前乃敢率意妄作臣罪至此而益著矣安所自逃於文法之下哉且臣難冒之勢不待今日固非一端而形迹之臲卼日甚一日隨事生疵貽人齒吻黃壖頑顩尚何足道哉進退通塞之際是非得失之責專在銓衡而剌斥之言及於局外之人臣之尸居其職受人顧指之狀不言而可見豈非可恥之甚也傳曰人必自

侮而後人侮之臣屢遭齮齕尚此冒沒其爲自侮多矣無異乎人之賤侮至此也臣之不可復叨政柄於此益決矣目今旱災罔極　聖心焦勞伏讀求助之教摧隕欲死臣之無狀縱無以少裨修省之道使臣情勢如不至此何敢冒犯干瀆之誅自圖私便之計哉狼狽窮蹙不得不疾呼於　父母之聽伏乞
聖慈曲察危懇將臣本職及兼帶兩館大提學宣惠廳備邊司提調等任亟先鐫免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臣無任悶迫戰灼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不但禮律國典必不至此勘罪銓官不顧應辦誠極駭異何足掛齒卿其安心勿辭

免喪後陳情辭職疏 庚戌

伏以臣積殃酷罰遽喪所怙冥頑不滅奄過外除人理盡矣俯仰慚痛而已不意新除 恩命荐加於苫塊餘喘驚感摧隕唯有涕淚顧臣夬科從仕只爲悅親而分外叨榮濫躋卿列涓埃蔑效涯量過溢其在止足之道早宜休矣況今風樹無及孑然孤露臣復何心更爲彯纓結綬之計哉且臣本以虛薄之質重嬰巨創雖荷 天地生成之德苟延縷命而疾病侵尋衰相已加顚毛種種牙齒半豁目視日益昏筋骸精力殆同篤老之人雖欲陳力就列更備驅策其勢

誠亦難矣然臣違離 闕庭已及三年一謝 天陛以伸犬馬之忱固是分義之不容已者而近又添感寒疾證勢苦劇委頓床褥無計轉身區區此願亦末由自遂西樞之職雖曰閒局引日稽謝已涉逋慢況經筵重任實非虛帶之地至於繕工提調職掌旣緊且有不時行 園之舉尤不容久曠玆未免露章煩籲臣之情勢誠可哀而罪戾亦難逭矣伏乞 聖慈曲察微懇將臣本職及兼帶知 經筵繕工提調並賜遞改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惶蹙屛營之至

大司憲病未赴　召乞遞兼陳所懷疏

伏以臣孤露餘生疢病侵尋更無陳力就列之望唯
當退屏田野守分養痾而只以受　恩深重未忍便
訣且西樞閒局職責非緊姑且黽勉隨行矣不意
除命荐加榮寵踰涯臣誠驚惶震惕不知所以自處
也顧此見任諸衙皆臣之曾所屢玷者而已試蔑效
之狀　聖鑑無不下燭則環顧空疎前後奚異至其
神精筋力視昔大減奔走微勞亦無以自效況望其
有所裨益以免尸素之誚乎且臣頃者將事德津徃
來之際觸熱重傷仍成泄痢之證度數無節腹痛苦

苦腸胃洞虛水穀直下已經五六晝夜元氣日漸澌
薾實無一分强起之勢進退狼狽只切悶蹙長單見
阻 召牌忽降臣雖無狀豈不知不竢駕之義而病
狀如許竟未祗赴跡涉私便罪極違慢席藁悚慄靡
所容措在法應推之人不容一日虛帶職名而諸臺
自列亦所未由不得不露章哀籲臣之罪戾至此極
矣伏乞 天地父母俯賜矜察將臣本職及所兼
經筵賓客備局槐院提調等任並許鐫免仍治臣罪
千萬幸甚仍竊伏念臣職叨言地適當 聖上憂災
求助之日不幸有疾未能出而拜 命以效一日之

責亦何敢終無一言而退也 殿下卽阼以來水旱
災沴靡歲不有而未有甚於今歲之旱赤地之慘八
路同然今雖得雨時已愆矣兩麥旣失西成難望念
及民事可謂罔極況關西雹災最可驚心不知何樣
禍機伏於冥冥而天之示警若是未已也變不虛生
雖似常談已往之驗不翅影響豈非可懼之甚也方
今 袞職之闕失則 聖上罪己之教已誕敷矣
朝政之疵病則諸臣應 旨之疏已備陳矣無容臣
覼縷更贅而抑臣嘗有所疑於心者請略陳其一二
伏惟 殿下睿智出天行冠百王內無聲色貨利之

誘外絕土木遊畋之娛謹天戒恤民隱禮儒賢凡帝
王之盛節美德 殿下皆有之矣然而圖治一紀治
效愈邈天怒日甚民怨日增 國勢日蹙駸駸然日
就危亡之域此臣之所未解一也大臣勤於職事早
入暮歸日以爲常兼理百司之務巨細不遺中外任
事之臣專厲蠭氣競效才能簿書期會之間切戒寬
緩之習一以鉤距束濕爲務州縣官吏救過不贍奉
行 朝令日不暇給然而未見綱紀之張庶績之熈
徒使體統日壞奸僞日滋此臣之所未解二也 國
家頻値凶歉屢行裁省之政官額之汰減冗費之節

縮無以加矣至於各司需用之物刻削殆盡幾不成官府規模然而 國計漸至於板蕩財用未見其增裕一遇水旱每患賑貸之無資此臣之所未解三也如臣愚陋固不足與論時務而苟求其故亦或有可言者矣 殿下睿質雖高而 聖志不立行誼雖篤而偏私未克志不立故政令之間未免委靡斷事則有優游之病講學則無緝熙之實私未克故喜怒之發多失和平 祖宗之定制或撓於親愛臺閣之公議或奪於貴近試以今日主第事言之 國家之置言官欲令隨事匡捄納 君於無過之地也今一邊

爭執一邊營造有若上下角勝者然此實前古所無之舉臣之區區慨惜不但在於第宅之踰制誠恐君上拒諫之漸由是而成終爲日後難言之弊也求言慮因只爲一時之應文災過懼弛未見期月之持守則此可謂謹天戒乎澤不下究小惠無補於積瘼信未先孚作事動咈於羣情則此可謂恤民隱乎忠言格論鮮有聽納之實隆禮厚祿只爲虛拘之歸以此而待儒賢不亦末乎即此數者他可類推無異乎治效之邈而 國勢之危也伏願 殿下反躬猛省務修實德察病加藥毋憚遷改以臻克已復禮之休

焉廊廟籌畫不越事爲之末廈氊吁咈未聞弼違之
美沾沾者爲能察察者爲明上疑下慢欺詐長矣爭
銖較分煩碎極矣獄訟枉直多循一巳之好惡胥隸
甄汰輒出右地之請託督責愈嚴而人心無以厭矣
禁網雖密而私意無以杜矣若是則紀綱何由而可
張體統何由而不壞也上好下甚從古而然則竊恐
殿下所以建極乎上者亦未盡其道也伏願　殿
下正以率下公以應物取臣僚則先直諒而後辯給
裁庶務則存大體而略小節以致表正影直之化焉
凶歲賑民無策不講諸司之蓄藏百工之餼廪損之

又損以至惟正之供亦入蠲省之中而獨各樣軍兵
所食之多倍蓰於常祿之班而皆爲漏洩之尾閭終
莫之變通　國計之蕩竭用度之不給無非職此之
由也訓局之兵禁衛之軍其來旣久雖不可輕議而
今之別隊之充額精抄之設廳亦不可以已乎至於
扈衛軍官之輩存之無益於事去之無損於　國者
猶不可以罷乎善乎周世宗之言曰農夫百未能養
戰士一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夫當五
季極亂之際日以兵革爲事而其言猶如此用能破
敵廣地所向無前況今邊境無羽書之警黎元有倒

懸之急而捜丁籍兵以致中外之繹騷耗廪糜財以
致經用之匱竭此豈爲　國深遠之圖哉今之議者
必嗤臣以迂不曉事然而有民然後有國有國然後
有兵民窮國亡雖有兵將焉用之且　殿下歷觀前
史且驗我　國已事禍亂之作曷嘗由於兵之不足
哉伏願　殿下審本末緩急之分斷自　宸衷凡係
軍政之擾民者劃卽停免如各廳軍官之浮食者亟
先罷去專以拯濟民生爲急　殿下亦宜躬先節儉
愛惜財用以爲養民裕　國之本焉近日上章者多
以金澄事爲言臣之妄意以爲　聖明方以孝理一

國設令澄有可罪當初所坐旣由於壽親則論以贓律必無其理諸臣所陳恐出於先事之過慮而況當遇災理獄之日肥巳之猾弁亦被寬貸則豈以澄而未蒙原情之典也至於金吾堂上議讞之際不能明審之失容或有之而至以循私蔑公爲其罪案不亦有乖於推誠待下之道乎曾在 先朝李慶億之觀察湖西也請仍一守令之移邊邑者備局以其失藩臣事體請施推考之罰 先王教以慶億必不循私特命勿推慶億之受知 先王 先王之深信慶億有如此者他人聞之尚不覺感泣況爲慶億者其欲

隕結圖報死無所辭豈至今日邉犯循私欺蔽之罪以累　先王則哲之明以孤　聖朝不世之眷乎臣恐其必不然也伏願　殿下垂察焉臣疾病昏瞀之中精神荒落辭語短拙未能罄竭底蘊而其所陳列實出於片片赤心惟　殿下不以人廢言幸甚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還自西路陳民瘼仍乞遞職疏

伏以今歲大侵言之慘矣水旱蟲雹風霜之災凡可以損穀者無有不備此固八路之所同然而臣纔從西土還以臣所目覩而言之則沿路千餘里幾乎赤

地歷數田畝可刈穫者十無三四間有莖穗之餘存者或纔秀而萎黃或未實而腐損更無成熟之望慘目傷心有不忍言卽令民間已患口食之絕乏將何以爲卒歲之資將何以供粟米之稅乎至於木花則自灣上至海西竟日經行之地未見有一朶結實者畿甸所見大略無異民之禦凍掩體亦已難矣許多身役之布寧有一分辦出之望乎 朝家軫念民饑旣下設賑之令而諸司徵布一如常年文移旁午州縣驛騷各邑官吏欲督徵也則慮窮民之渙散欲姑緩之則畏上司之訶責莫知所以爲計而 朝家旣

無蠲免之舉爲守令者不得不隨例奉行民方救死不贍而一聞此令擧皆魚駭狼顧其計唯有轉徙而已無衣無食之民生意索然而重之以百役之侵撓則何所顧戀而不去其鄕土乎其中稍實之戶不勝其徵督或有換紬代納者而一家內父子兄弟應役者或近十數人又加以族隣之橫侵多至典農器鬻牛馬而不足剜肉醫瘡未足以喩其疾苦此在樂歲猶有難保之怨況於今日乎今之事勢雖使剥膚浚膏決無責出絲縷之理與其徒速民怨而終不得收捧曷若先降 德音以爲慰悅撫存之地乎廟堂之

議欲待區別災實然後分等量減覈實之政此固然矣而第念年分修正例在深冬之後若待此而始議變通則其間諸司之徵督小民之受困猶自如也涸轍之魚恐不能留待西江之波烏在其施惠之意也臣之愚意災實未覈之前如以混施蕩減爲難則亦宜另飭諸司各撲身役徵布之類限年分畢勘一併停督先將此意宣諭諸道使朝夕塡壑之民曉然知德意所及得以安頓相保此實今日之急先務伏願下詢廟堂速降指揮不勝幸甚古之論荒政者必以蠲役爲先而卽今民事之急不翅燃眉則尤不容

頃刻小緩也嗚呼 殿下愛民之誠非不至矣恤民
之政亦云勤矣然而實惠未究積弊未祛以致民力
日竭民心日搖田里之間嚣然愁怨絶無樂生安業
之心 殿下深居九重何以盡燭如許之狀也不幸
而又遭此無前之饑荒人之所賴以爲生者蕩然無
餘孑遺之民非相枕而死即相聚爲盜此理勢之必
至也方當秋成之節巳多道殣之慘將來之事可推
而知公私之蓄積旣盡中外之餓莩相望則到此地
頭不知何策以救之也念及於此可爲氣塞此誠
國家存亡之幾非如流行代有之災苟非大警動大

振作以迓續將墜之命則臣恐邦本之蹶只在目前
豈不大可懼哉爲今之道莫若　君臣上下一意刻
厲痛自抑損如在兵戈泥露之中內自宮禁外而百
司凡係彌文一切剗削而至於活良之政夙宵講究
孜孜汲汲常如救焚拯溺則猶可以救得一半不然
而緩步徐行只循舊轍則臣恐其無可爲也且念欲
蠲民役必先節用不節其用而徒事蠲役亦非可繼
之道也今諸司需用不無緩急之差其所見儲亦有
多寡之殊臣以爲宜令各衙門通計一歲之費以其
舊儲猶可推移支用者則就今年應捧之數或減其

半或許全減至其不急之費則大加裁損亦是不可
已之舉也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
穀祭事不縣御膳之供廟饗之禮國之所莫重焉而
亦因凶歲而減殺則況其他乎昔唐之太宗遭歲荐
饑至誠撫民終致斗粟三錢之盛轉移之機只係人
主一心安知今日天意亦出於玉成　聖德以爲興
衰回泰之基乎伏願　殿下加意焉臣自在西路重
患寒疾彌留未差僅僅復　命而適値　玉體受灸
之日不敢告病黽勉供仕自數日以來添感風寒證
勢轉劇咳喘苦苦晝夜不止痰塞胸膈挾以欝火有

時氣逆呼吸欲絶積敗之餘蘇復難期所帶職務不容一向瘝曠伏乞　聖慈曲垂憐察將臣本職兼帶並許遞免俾得專意調養以延病喘千萬幸甚

辭吏曹判書再疏

伏以臣猥蒙　誤恩復叨重任揣分量力終難冒進瀝血陳懇實非飾讓而乃蒙　聖慈溫諭丁寧至今安心察職臣感篆之深惶懼之至憂厲悶迫之極不知所以自處也記曰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臣之不自量而進當匪據以速罪戾亦已多矣到今猶不懲前又復不量而入終至於大僨　國事則其罪又豈

止於前日而已雖以 國家任官之道言之與其譴
斥於僨事之後公私俱損曷若審量於授任之初上
下得宜乎用人得失實關治亂一之有誤其害猶大
況於屢試屢敗者乎不惟臣之決不敢復入 聖朝
之不宜更畀銓柄於臣於此益明矣且臣宿病沈痼
之中添患寒疾頭顱痛若劈裂晝夜叫苦不能暫時
起坐痰火益熾往往暈倒危兆敗證不可殫舉即此
病狀亦無陳力之望不得不冒死申籲瀆擾之誅自
知難逭伏乞 天地父母曲察危迫之懇亟收新命
以幸 國事以安愚分千萬幸甚臣纔具此疏投進

未及上徹而遽承　特召之命腦疼方劇末由舉頭起身竟未趨詣分義掃地罪死不赦乞　命鐫臣職名論臣罪律以爲人臣違慢者之戒臣無任震怖戰灼之至

文谷集卷之十

文谷集卷之十一目録

疏劄二十三首

陳情乞免疏
辭救火賞典仍乞免劄
自山陵還到東郊待罪疏
再疏
三疏
被南天漢侵斥乞免劄

文谷集卷之十一

疏劄 二十三首

辭吏曹判書疏 辛亥

伏以臣昨上辭單冀免重㬢伏承聖批特宣别諭俾速察職茲誠格外不常有之恩數不勝感激隕越之至臣雖無狀豈不知引疾控辭此非其時而第念艱危至此百無可恃扶救之道莫先於收拾人才其所得失責在銓衡銓衡之重視他時有加如臣昏庸冒據政席前後最久注措之際動輒乖宜未有涓露之補徒使官方漸淆賢路多閼國事之日非未

必不由於此辭退之懇視他時益切豈亶爲大政後
例讓也今者 聖旨諄切如父詔子在臣分義惟當
竭蹶趨 命他不暇計而顧臣情勢如上所陳終難
冒昧復出狼狽悶蹙之極不知所以自處也抑臣又
有危迫之情 君父之前何所不盡夫人之才分各
有限量兼通具備古人所難故長於政事者未必長
於詞翰能於折獄者未必能於理財上之授官下之
受任必量其才而稱其職然後公無僨事之患私免
致寇之災今臣見識窒闇既蔑藻鑑之明文學鹵莽
又乏雕篆之工至於刑獄之議讞錢穀之出入尤非

臣拙滯迂疎者所可堪任同朝之人亦何嘗以是期
臣也銓柄文衡金吾惠局無非　國之重任而皆萃
於臣之一身不惟兼綰總察才有所不逮抑亦周旋
奔奏力有所不給夙夜兢畏常有顚覆之憂而環顧
職事一無稱塞之效公私何利於此哉倘蒙　天地
父母特軫體下之仁曲爲之所俾臣得專一任則才
分所及筋力所逮臣當殫竭死生以之糜粉隕結亦
何敢辭臣本世祿之臣蒙被　兩朝殊渥當此　國
勢岌嶪之日義當休戚與共區區陳籲至此者豈爲
一毫私便之圖哉情隘勢蹙言不知裁臣誠死罪伏

乞　聖慈俯察至懇將臣本職兼帶並賜遞免千萬
幸甚臣無任戰灼屏營之至

辭右議政疏壬子

伏以臣空疎謭劣百不猶人倖竊科第承藉世蔭蚤
專　先朝榮顯已極逮遇　聖明眷遇彌隆馴致孤
棘之列兼綰衆務之重涓埃蔑效涯分過溢夙宵懍
惕常懷負乘之懼每承　除命輒有循墻之心洎至
孤露以來益無供世之念久宜屏退以畢餘生而只
緣遭値多艱感激　洪私遲回至今未忍便訣不意
爰立之　命遽出於千萬夢寐之外臣誠驚惶震駴

精爽飛越不知所以措躬也夫相職之重不待臣一二言而 聖明必已審察矣古人以置相得失占國家之安危其所關係夫豈他任之比哉在於平日猶且如此況今 國勢岌嶪杌隉萬端百責所萃專在大臣雖使才德兼備望實俱優者當之亦恐著手之無地其可以贊襄弘濟之責委之於眇末無似之臣而終免覆餗之災乎調元贊化論道經邦固非人人所可擬議而至於酬應庶務鎭服衆情亦豈臣之所能庶幾其萬一也方今山林碩德輿望有屬歷數朝列亦自有踰於臣者而臣乃驟躐而竊據其爲累

聖簡而咈公議顧如何哉臣自聞新 命五情潰亂
寤寐悸慄若負重戾不特爲一身盛滿之懼也惶縮
累日恭竢物論而訖未有聞不得不冒死哀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言出肝膈一毫匪飾伏乞 聖慈深
念今日艱危之勢俯察微臣崩迫之懇亟收成命以
安私分改卜賢德以濟 國事不勝幸甚

再疏

伏以臣猥被 殊眷叨此重負公憂私懼罔知所出
敢竭血懇冀蒙 恩許伏奉 聖批褒寻過隆至以
速出論道爲敎此豈臣之所敢承當者哉惶感愧慄

汗淚交迸臣聞人君使臣必量才而授官人臣立朝必量己而受任然後上無虛授之譏下免僨事之罪在庶官猶然况於具瞻之位乎夫人才漸不如古叔季以降所謂眞大臣雖不易得而或以經術或以德量或以謀猷各專其長能稱其任曷嘗有如臣之空空蔑蔑而徒取充位者乎今臣貪戀寵祿冒當匪據則在臣身可謂榮矣將何學識匡輔 聖德將何力量鎭壓物情將何才智協贊廟謨乎不過爲尸素孤
恩顚頓狼狽而止耳到此地頭臣身固不足惜其於 國事何哉臣雖至愚自知則明反覆思量斷無

承當之望與其負債事之罪於他時寧受違　命之誅於今日也古語曰歇後作相時事可知臣之萬萬不似奚但歇後而已使識者覩之必爲之凜然寒心名器之玷辱　國體之傷損非細故也臣竊懼焉臣竊悶焉伏乞　聖慈諒臣情實由中察臣言非飾讓亟收成命俾安愚分千萬幸甚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辭仍帶大提學劄

伏以臣以不才代匱文衡前後最久屢辭不獲慚懼積中不待今日而早合褫免矣不意玆者仍帶之

命出於常格之外臣誠惶惑罔知所出 祖宗朝以
相職而兼斯任雖有其人無非高才重望一世所推
伏豈臣薄劣所可擬議至於 仁祖朝以故相臣申
欽之文章德望亦不得仍兼則可見其事之重矣厥
後一二相臣之仍帶蓋以體例所拘難於直爲減下
容竢其自處故率皆力辭卽遞終不敢承當臣是何
人乃敢踰越品制冒據於先輩退避之地以重忝竊
之罪乎況業已減下之後啓稟還仍便是旣遞改授
事異前規有駭觀聽臣於此一倍難安伏乞 聖慈
俯諒至懇亟寢仍帶文衡之命以安愚分千萬幸甚

辭大提學兼陳所懷劄

伏以臣再陳危懇乞寢文衡仍帶之 命訖未得請
又忝藥房之任當此 玉體靜攝之日不敢一向退
伏冒昧出謝而顧臣難冒之勢實如前疏所陳一日
仍帶增一日之罪戾愧懼之心晷刻靡寧雖以古事
言之前後相臣之兼帶者皆即引例辭遞則況臣不
才豈容因循冒據以妨賢路至於體面之妨礙事勢
之難便亦非一端不特爲私情之悶迫也伏乞 聖
慈更加諒察亟允所辭以幸公私仍竊伏念臣以萬
萬無似謬膺 聖簡備員鼎席寡學蔑識旣無以稱

塞職責唯思竭其所知隨事盡言以爲圖報之地者是臣區區之恍也伏見近來 天怒暴震舉措失當譴罰至及於山野督責不饒於臺閣以致中外沮喪上下否隔苟有愛 君之誠者孰不深憂永歎思所以匡救也哉第 殿下凡於臺下之言不究情實不論是非一切斷之以黨私故人皆畏嫌不敢言言亦不敢盡今臣所言亦恐同歸於此科豈敢望其感回 天聽也然臣雖無狀至於今日更何所覬而敢爲懷私罔上之計哉臣請昧死而言之亦願 殿下平心而察之也當初李翔之疏其意只欲痛辨儒賢之

心事深恐　聖聰之疑惑敢援　先朝之事冀毋替敬禮之誠而自不覺其言之激發若謂之言不知裁則可也至如　聖教中所云云竊恐非其本情也草野之士進言獲罪求之歷代未嘗有聞其間亦豈無狂戇過激之言也時君世主莫不優容而寬假之誠以待士之禮自別於他人而士氣可培而不可折也不料　聖明在上而創此無前之過舉也昔在　明廟朝先正臣曹植上章極言時事有曰　慈殿不過深宮之一寡婦　殿下不過先王之一孤嗣音哀服素形象已著伊時　文定王后方臨朝奸臣元衡輩

柄　國一言逆拮輒隨以咢鑊人皆爲植危之雖親
愛植者亦以爲非所宜言而　明廟不唯不之罪聲
色不加徵召不輟傳至于今以爲盛德事若以植之
言斷爲罪案必不免於不道之律矣今翔之言其視
曹植所指斥輕重如何而　殿下所以處之者乃如
此豈不有違於　祖宗待士之道乎亦惟我　先朝
掌令安邦俊疏斥故相臣金堉至謂之誤　國語多
過激而　先王慰諭大臣之批以山野人之言本來
如此不過有懷必達而已勿爲介懷爲教大哉之言
朝野欽誦眞可爲貽後之謨此豈非　殿下之所宜

遵法者乎諫臣行遣固非治世美事而遷怒貳過有
乖　聖學工夫尹敬教之投北此何舉也當初外補
物議猶咈而激怒他人追加重典決非　大聖人和
平應物之道從古國家用罰曷嘗有若是顚倒者乎
況以甲移乙尚云不可一有所激輒加一節則其爲
害政累德恐不止於今日也今此之舉人無愚智貴
賤無不惜之無不憂之者是豈皆爲蔽教地哉且
殿下以敬教爲近事之根柢欲以此遏絕言者恐不
免爲　聖慮之一失也人君聽言之道必公以應之
靜以鎭之然後國是自定朝著自靖必欲以威怒而

制之刑法而防之則人情愈鬱論議愈激終安得有
和叅之日也隨事補拾臺諫之責旣在其職不匡有
刑兩司爭論意實無他而　殿下於憲府諸臣疑之
太過怒之太遽加之以先私後公之罪又於諫臣之
避至以無狀斥之　國家待臺諫禮貌自別而慢罵
摧折一至於此致令乾道日亢下情日壅言路日閉
嗚呼此豈　國家之福哉　聖德如天雖無可議日
月之食所不能無而竊覸　殿下每當暴怒之發雖
羣下苦口更諫而聽之落落如水投石未嘗有轉圜
從繩之美假使喜怒之發一一中節亦未免爲自廣

狹人之病苟或不然不幾於惟其言而莫予違者乎
抑臣竊恐　靜攝之中典學之功久廢本原之地偏
係之私未祛以致血氣用事激惱太過人人而怒之
事事而疑之其爲害豈特一時一事之失而已哉此
臣之所大憂也今之言者皆疑　殿下之於儒賢禮
遇不終臣則獨以爲過慮也　先朝之契合昭融夐
越千古儒賢之一心忠赤可質鬼神而　殿下所以
終始敬禮者亦未曾衰替則豈以一言之不槪　聖
心遽爾厭薄而疎絕之也此則事理之所必無凡主
之所不爲豈以　殿下之至仁盛德而爲之耶臣知

其必不然也雖然前後　備忘辭旨與平日尊信之
意大相逕庭則羣情之駭惑中外之竊議固無足恠
而繼而托迹林下專事黨論之　教一下則其爲不
安豈但在於李翔而已至於尹敬教事前有符合之
教後加安置之律使乘機甚間之言鑽進儒賢引
罪之章荐至則　聖心所存誰得以知之倘　殿下
益加誠禮洞釋疑阻俾彼駭惑而竊議者終歸於過
慮則豈不有光於　聖德而有辭於天下後世乎夫
朱子道德固爲後世宗師而在當時則國家所以待
之者豈可比同於今日禮遇儒賢之盛哉然其前後

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曰竊位鄙夫曰便僻側媚曰柔邪庸繆如此者何限而不過爲羣小之所仇嫉未聞時君疑以黨比而譴訶之也儒賢之願忠盡言未嘗不以先哲自期而今日臺下之望 殿下亦豈在於宋朝諸君之下哉左相宋時烈之重膺枚卜 聖意初非偶然則宜其盡誠加禮以爲必致之地而循例 諭召只歸文具一疏 批下動經數月今已閱朞徒以職名虛拘殊無共治天職之意如是而欲望其幡然不亦左乎此亦臣之所未解也以時烈之碩德重望使其久遯荒野有昔進今亡之嘆而如臣謭

陋乃反竊據匪據則 朝政之乖謬尤豈非寒心者乎伏願 殿下並留聖意焉臣受 恩深厚不勝區區憂愛之私敢貢芻蕘之說冀效襪線之補如蒙
聖明不以人廢言豈但愚臣之幸也

請寢李敏迪外補劄

伏以臣伏見昨日政大司成李敏迪左授仁同府使遽出於 中旨臣不勝驚惑歎惜之至敏迪之疏臣未及得見而槩聞疏中主意專在於扶植士氣以壽
國脉此則誠是今日之藥石可納而不可罪豈
聖明有怒於此也若以語涉相臣爲罪則亦有所不

然者姚崇唐之賢相也褚無量斥以諛臣戒其君以遠諂諛而玄宗猶不之罪在崇尚然況其他乎且聞敏廸疏語泛引前事以明責望輔相之重其言亦何罪也臣於此反覆思惟莫曉　聖意之所在也　殿下於近日事動以朋比疑羣下今之罪敏廸無亦以此故歟自古人君孰不深惡朋黨而然其建極之道必須平蕩無偏然後可爲正朝廷之本今以表裏附麗之說激動　君上必欲歸罪儒相者訖未見聖譏杜枉之典而前後　處分反爲偏著之歸　聖心所存既不能廓然大公則其何以服中外之心乎自有

近事以來以言獲譴者凡幾人矣一言逆耳輒加罪斥致令輿情怫欝物議增激若此不巳匪惟終無鎭靜之期誠恐上下否隔言路壅閉日後之事雖有大於此者謇諤之言無得以復聞立　殿下之廷者不過如金人仗馬者流耳終亦何利於　國哉當今人物眇然如敏廸之文學行誼未易多得宰臣外補固非　盛世事而然臣所惜非爲一敏廸地爲　聖德爲言路竊不勝區區之憂也至於臺閣喉舌之臣一時譴罷何　聖明之輾轉激怒至於此耶　聖教所謂渠輩之魁四字大有乖於大哉之言臣尤以爲未

安也陸贄之言曰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狂誣之言亦在宜恕常規之擺脫何至深咎苟　殿下察其匡救之忱恕其體例之失則豈不有光於納諫之德乎伏願　聖明深留睿思亟寢成命不勝幸甚臣曾有陳列未蒙　省納惟當憖赧齚舌不宜復有所容喙而　殿下之置臣此任非欲其阿順而已則目見　君父之過舉不容自外而含默茲敢冒陳所懷臣無任惶隕之至

請寢尹敬教拿問劄

伏以向者登對之日以尹敬教之到配稽遲有拿問

之　命繼因諸臣力陳只　命拿問羅卒臣等退而
竊自欣幸非以敬教之免罪爲幸欽仰　聖上有轉
圜之美而寢過中之擧也不料今者因羅卒照律之
啓又有一體拿問之　教以　聖人一哉之心豈其
有前後之異而擧措之失當抑又甚焉臣誠駭惑莫
曉其所以也在昔唐玄宗末年以流貶人在道逗留
敕令日馳十驛自是左降官多不全云十驛卽百里
也行遣之人逗留於道誠有其罪日行百里亦不可
謂倍道而朱子特書于史以著其失可見其法令之
深刻矣然其時亦不過定爲後式而已未聞罪其逗

留者也我國四方路程以一日百里爲率宜寧之於
甲山相去數千里關嶺之險暑雨之阻旣難剋期趲
行則雖非疾病淹滯七八日之差遲勢所不免未見
其故爲稽留之狀而遽以此爲罪則其爲用法之乖
謬又不止於唐朝之失也況前後流配之類罪名重
於敬教者何限而曾未有計程科罪之例獨於敬教
若是重究則亦豈 國家公平之道乎臣恐此法遂
行則日後竄逐之人必多督迫顚倒殞踣於道路者
矣然則敬教之被罪猶是一時事而豈不爲無窮之
弊也伏惟 聖明御極以寬大爲治仁恕之德洽于

臣隣而今於此事處之如此未免爲　聖德之累臣竊惜焉臣竊悶焉臣言無可採誠不上孚又此妄發徒增狂僭之罪而目見　君父之過義不忍終默不言若其區區愚衷非爲一敬敎地也惟　聖明之財察焉臣無任惶赧激切之至

待罪乞免劄

伏以臣愚不自量冒當匪據見識旣蔑悃誠未孚而每遇一事輒發妄言宜　聖心之不槪而繼以疑訝也昨奉劄　批反覆誨諭臣之輕疎顚妄不當言而言之罪於是益著矣慚訟震駴雖欲捫舌而無及也

古之人有進諫於其君而其君嘉之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蓋其言明白痛切能使君上曉然知本心之所在故下成回天之功上有從繩之益此則固非人人所可冀而至於一言出口動被　君父之疑不能發明其心則平日事　上之無狀可推而知其罪安所逃哉傳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況不信乎　君父而可以一日抗顔於具瞻之地乎臣之宜被退斥固無待於此事而其難冒之義則到今日而益明矣伏乞　聖慈俯察危迫之懇亟罷臣職仍治臣罪以戒具僚以安愚分千萬幸甚昨緣有事　太廟不得

不冒昧進忝今始自列尤增死罪臣無任惶怖戰灼之至

辭職劄

伏以臣前患陋疾猶未快祛而職事久曠不敢一向退伏强起就列纔有日矣風寒所襲未免添傷舊毒復肆腫爛如舊前頭　朝家一倍多事决無耐久奔奏之望冒呈長單冀蒙　恩遞不意　聖慈施以異數特遣史官宣諭丁寧非臣微分所可承當而至舉諫臣避辭有若臣之請急專由於此者則臣尤不勝其震悚也夫人臣之進言於君父各欲自盡其誠其

或得蒙採用亦非一身之幸豈以可否從違之殊而
敢萌慍意於其間哉此則臣雖無狀所不敢出也第
臣之所惶蹙不安則亦有之矣旣承　聖諭何敢不
仰暴其衷曲也尹敬教拿問　命下之日臣不自量
其誠淺言輕妄陳一劄竊附匡救之義及承　聖批
乃以未曉何意爲教君臣之間貴相知心而臣每一
進言旣不能有當於　聖意又不能發明其本情致
有疑阻之歎其事　君不誠之罪固已著矣頃於
榻前因臺臣進啓　聖教嚴切有非臣子所敢聞者
一則以臺啓中差遲數日之語爲巧作名目臣之前

箚亦據羅卒所供以七八日差遲爲辭則數日與七
八日實無異同巧作名目卽臣之罪也一則以臺啓
中寬仁大度等語爲嘲弄　君父臣之箚中亦以寬
大仁恕爲辭則嘲弄　君父亦臣之罪也臣罪至此
萬殞猶輕咫尺　天威承此嚴於斧鉞之　教自不
覺頭搶地而汗浹衣也繼而伏見首相箚　批又以
汲汲營救猶恐不及爲教當初請寢之論臣實先之
則營救之罪專在臣身臣安敢自安於心乎臣以萬
萬不似叨此匪據無他才能可以少塞職責區區所
自勉者只在於隨事盡言而其所謂盡言者又皆妄

率紕繆如上所陳上無以裨補　聖德下不過增益罪戾則臣將更何所執以事　上乎其所以事　上如此則亦將何以糾百僚而摠庶政乎臣之難冒之義於此决矣至於不恤　國事之　教臣誠悚怖置身無地第臣雖甚愚蠢豈不知今之時勢非臣子丐閒之日而設令臣有亨屯濟艱之才罪狀如此疾病如此則尚不容虛竊寵祿以妨賢路況其空空蔑蔑者乎臣之力辭乞免非爲私便之圖實出於爲　國事也今　聖明不謂臣無狀猶且待之以大臣之禮責之以大臣之事於臣則可謂榮矣竊恐　聖慮或

失於爲　國家深恩也伏乞　聖慈俯察肝膈之懇
將臣職名亟賜罷免仍論臣罪以爲人臣無狀者之
戒不勝幸甚臣無任戰灼祈懇之至

　辭職仍請還寢李端夏拿鞫之　命劄

伏以臣自數日前感寒頗苦雖黽勉供仕而呻痛未
已以此文武放榜之日將赴而未果昨見臺啓以東
班尤甚稀疎請推不參之員雖以臣忝居大臣之列
得免聽勘之科而論其罪咎實有浮於庶僚臣何敢
自安於心乎加以所患添劇今日藥房問　安亦未
克趍詣臣罪至此益無所逃伏乞　聖慈亟遞臣職

仍治臣罪以爲廷臣之戒且臣竊聞吏曹叅議李端
夏以應製祭文中措語之失至有拿鞫定罪之　教
臣伏讀前後　嚴旨有非臣子所敢聞者震駭悚慄
不翅若身親當之也　聖上之罪端夏專在於終諒
卿心一句夫人情不甚相遠以臣推之此必端夏徒
見　先朝始雖有飭礪之教終不替眷待之恩敢以
小人之腹推測　天地之心演綸之際自不覺下語
之至此若以此歸之謬妄則渠亦無所辭矣至若
聖教所謂假借　聖意扶植黨論則竊恐非其本情
也設令端夏實有如許不韙之心敢於進　御文字

故爲挿入私意自取必至之誅終果何利於其身何
益於植黨而爲此無狀之擧也此亦事理之所必無
也臣嘗聞長老譚及　國朝美事惟我　列聖未嘗
以文字罪人宏規厚德度越前古豈不以此非盛世
之所宜有也其間詞臣譔進之文亦豈無語涉忌諱
者而不過責之使改或斥而不用而已曾未聞加以
重譴此豈非今日之所宜體念者乎至於喉舌耳目
之臣覆逆爭執固其職耳　殿下並以欺罔爲罪又
下推勘之命夫推勘薄罰也歟　君極罪也前後臣
僚之得此罪名亦已多矣人臣而誠有是則誅戮之

不足尚何薄罰之足施如其不然恐不宜輕下此教使人人危怖也倘　聖明平心舒究則雷霆之怒必不終朝而日月之更人皆仰之矣如以臣言亦出於欺誣則宜先論臣之罪以警他人也臣輕踈愚戇言不知擇又復妄發死罪死罪惟　聖明之財察焉

請寢廣州府尹李世華決杖劄 癸丑

伏以諸道守令之檢田差錯者旣已分等科罪而廣州府尹李世華論以決杖之罰矣抑臣竊念府尹秩是二品而廣州爲任之重　朝家所以待之之道與他守令有異且其所坐非如軍機失誤之比遽加箠

杖恐有傷於　國體也前此本府之官以田政之失
將受杖罰而旋　命還寢者其意亦出於此也在昔
唐玄宗朝議杖廣州都督裴伷先張說言於帝曰刑
不上大夫爲其近君鄕聞姜皎杖於朝堂皎官登三
品奈何以皁隷待之事往不可返豈宜復蹈前失玄
宗深以爲然古事旣如此近例又如許今此世華之
罪有難全宥則改施他罰似或合宜臣見事苦遲日
昨登對未及陳稟玆敢以文字仰瀆惟　聖明之財
處焉

請寢吏曹參議李翊相罷推之　命仍乞遞免

劄

伏以臣伏見 備忘記以趙昌期不擬持平之望特
下政官罷推之命臣不勝驚惑之至塞責加望不爲
啓禀之 教雖未知 聖意之所在而凡加望 命
下之後可擬之人若皆有故則歷擧啓禀或有之矣
若自 上指名下詢不擬之由則亦可陳其曲折而
前後加望之人皆不下於昌期則不可謂之塞責而
其他如昌期比者又不止一二則旣不可歷擧以禀
又未有 下詢之事何以揣知 聖意之必在於昌
期而有所啓禀乎昌期之兄方任憲職設令昌期無

故可擬政官若不計其親嫌而擬望則是誠爲塞責
矣其所不擬顧何罪也況爲政官者涖擬之際必揣
上意之所屬而爲之取舍則其流之弊爲如何哉
天怒遽震至以放恣無忌爲其罪案竊恐 聖明
或失於深長思也當初昌期之疏無論心跡言議之
如何職在言責陳其所懷則容有可諉者矣若其
批下之後引避之無據舉措之顚倒誠有露其手足
駭人耳目者其時言者至以亂 朝廷爲憂而抑臣
愚見以此望昌期亦可謂太重特一愚妄可笑人也
然 天地之大不遺一物若因此而遂不收録則似

乎過矣至於汲汲復置淸選臣未知其可也頃於筵席有以昌期事爲言者 聖明下詢其故臣亦略有所對而昌期之疏旣下備局則論辨是非自有其時不欲徑自煩陳今者輾轉至此重爲 聖德之累是必因臣之不能別白開陳致令 天心益其疑舉措失其中臣之慚恧不安於此益甚矣伏願 聖明平心察理亟收成命仍遞臣職以彰臣不能明言善議先事匡救之罪不勝幸甚

特叙差使臣陳情乞免疏

伏以臣身負重犯倖逭 嚴誅屛伏郊坰偃息自如

仰戴　洪私雖極攢頌俯揣私分常切懍惕乃於千
萬夢寐之外伏聞　特降恩叙仍充使价臣誠駭惑
靡定惶感罔措不知所以自處也臣之當初負犯之
無狀　聖明之所洞察其不忠不敬無一可恕之情
物議之所痛斥臣不敢更煩自列而抑臣之罪又有
三焉當翼秀初疏之入也適有春塘觀武之擧今之
攻臣者以臣不請先　幸　山陵而仍行閱武爲罪
至以此爲　聖躬之闕失譁然未已緣臣不善導揚
致令貽累　聖德臣之罪一也及與多官奉審之後
較量鐏隙增減之際不察前後用尺之各異泛以寸

數之有加矇然上達致令　聖心驚動於一年增隙之過大其不加詳慎莫此爲甚臣之罪二也復　命後引見之時沮抑翼秀使不得入侍云者臣旣本無此意亦實無此事而第臣初不能建請同入致令爲其口實　聖批亦以其後疏由此而發爲教臣之罪三也臣之前後罪狀節節如此則得免刑章亦云幸矣又何敢抗顔戴履復齒衣冠自同無故之人乎最臣之所自痛恨於心者臣於　先朝早蒙　寵眷十年　經幄曲被抆拭隆天厚地圖報罔極區區隕結之誠不後於他人而旣不能以犬馬之身先蓐螻蟻

至於必誠必信之地反爲欺誣不忠之歸爲臣子而孤
恩負 德如此則誅殛之亦不足矣尚可使再辱
清朝之名器乎仰惟 聖明亦豈以臣之罪爲可原而有此收録之命也特以使事方急承乏塡補姑備一時之驅策耳臣之待 命廷尉纔數月矣起自罪釁之中畀以上介之任在臣身可謂榮且幸矣第念專對異國爲任亦重堂堂 聖朝借曰乏人必以負罔赦之罪之人苟且差遣責其不辱 命其亦難矣 國體之傷損已不可言而古所謂不可使聞於隣國者不幸近之矣況與臣同譴之人尚在罪籍

而臣獨先蒙　誤恩揚揚復入周行則眞所謂不知人間羞恥事矣設令臣之頑鈍自喪其廉隅而　聖朝之礪臣下亦豈容全沒名義乎此尤臣之不敢冒進者也臣之此言非敢一毫憚遠役之勞亦非敢虛辭假讓以重僭越之罪顧其情勢之崩迫蹤跡之臲卼誠有萬萬不獲已也伏乞　天地父母俯察危懇亟命鐫臣新授職名且改使臣之任以重　國體以安賤分千萬幸甚今此封疏擬由縣道　上聞而道臣遠出事勢且迫不可曠日久稽玆敢違例直呈臣尤不勝震懼竢罪之至

賔廳議啓後承　嚴旨出城待罪三疏甲寅

伏以臣倖逭不可逭之罪謬膺不堪膺之任瀆冒
宸嚴再暴危悃實出於萬不容已而　聖明不垂體
諒諭之以安心勉之以行公視若微文例讓可已而
不已者然臣誠崩隕悶塞直欲亟就死滅以謝神人
而不可得也伏見　聖批以末終之啓卿既不在爲
教仰揣　聖意必以此爲區別進攘之地而竊恐
天鑑有未盡下燭也今日　殿下之罪與不罪固非
專由於末終之啓而況末終之啓雖在臣詣齋所之
後若其論禮主意本無二致往復遹議靡不與共則

特其入啓之時身不與焉耳到今厭然自撿以爲免罪之計則雖臣無狀所不忍爲在　聖朝用法之道亦何可分而二之也夫人臣之獲罪乎上亦非一端或以一言之拂忤或以一事之詿誤一時譴何匪怒伊教事過之後隨以慰勉則爲其下者亦可自安於心感激淬職之不暇矣豈敢每以引慝爲事自阻於君父之前哉今臣負犯有異於是忘　先王附他論是何等罪名而爲人臣子可以晷刻安於心乎於此而安之則是眞無所不爲矣亦豈　殿下之所願於臣子者哉負此極罪而苟免應受之律刑章可謂舛

矣惶懼固已極矣乃至束帶抗顔入公府按鞫獄晏然自如則天下安有此理亦安有此人哉臣雖承敦勉之敎終不敢冒進者非故慢 上命也誠出於畏分義也臣之情跡如此無望復入脩門而遲徊近郭尤有所難安玆敢退伏圻垌呈疏縣道更申瀝血之籲違慢僭越之誅益無所逃伏乞 聖明俯察公私事理亟命先改委官之任仍將臣前後罪犯勘斷如律俾臣甘心受譴沒齒無憾誠爲萬幸臣無任震慴危迫之至

復拜左議政辭疏

伏以臣罪大而未受　誅譴情迫而未蒙　矜察屢
干　天威僭猥是懼乃於千萬夢寐之外遽叨千萬
不似之　命旣降　召旨使之上來繼奉　批諭勉
以察職蓬蓽之中近侍再辱此豈負累之臣所敢承
當誠惶誠感且駭且惑不知所以致此也臣於相職
已試僨敗之狀卽今難進之勢　聖明亦必垂諒而
有此謬恩之橫加豈以客使迫頭鼎席鈌員姑以備
充位副急之用耶近來相職之輕正坐如臣等輩亦
得濫廁有以致之而然　國家責任之本意豈但爲
充位而已哉今之人才雖曰不及古昔若求其才德

各望之踰於臣者則亦不無其人至於無釁累而可
充位者何求不得而必以身負重犯人所不齒者虛
畀隆寄重辱名器徒益 國事之狼狽乎仍竊伏念
臣之兄弟無他功德一分裨益於 國而過被 洪
造馴致三事滿溢之戒固已久矣今日之辜雖是自
作之孽亦無非過福之災又何可迭入政府如占一
家之私物以增神人之害忌乎伏見 聖批每以臣
之不忝一啓責其强爲引嫌而然 殿下所以罪寘
廳之啓者專在於劃爲衆庶大功之說則此與末終
之啓誠所謂二而一者也況職是大臣議在 公朝

其可與國人之私相可否者此乎以此自諉而苟免刑章尚云惶愧又何敢靦然冒據於百僚之上若固有之乎在昔　宣廟朝相臣李德馨因事忤　旨去位李恒福代爲相其辭疏有曰德馨卽已言之臣臣卽未言之德馨終至遞免而後已德馨所坐事非重大恒福又初無所與而猶以意見之相同辭不拜命　聖祖亦勉副其請不責其固避由是下無枉志之嫌　上有禮使之美況臣罪犯情跡視此顧何如耶臣之不敢復進其義甚明抑亦在　聖朝使下之道不宜徒以驅策爲事也竊聞客使不日渡江以臣

之故久曠重任致有顚倒之患則臣之獲戾固所甘心其如　國事何哉伏乞　聖慈深加諒察將臣新授職名亟行鐫削仍命論臣罪律以嚴　國體以懲臣僚千萬幸甚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再疏

伏以臣負難貰之罪叨不稱之任情理危迫冒昧哀籲伏蒙　聖慈赦僭猥之誅降溫諄之諭近侍傳宣優渥非常臣雖頑蠢寧不知感第於如是文具之教竊不勝其惶愧欲死也然此亦臣之罪也臣立朝以來全沒廉義徒知爵祿之可貪趨走之爲恭蠅

營狗苟而已牛維馬縶而已甘自賤侮亦已久矣而今於 恩命力辭至此宜 殿下之視以文具也然臣衷曲有未盡暴請更竭陳以冀 垂察臣前忝相職追周一朞而一言出口動咈 聖意一事到手罔適時宜伎倆畢露無以自掩今雖復進何異於昔使臣進而不能發一言措一事徒假其名位竊其廪祿則是木偶土梗之不若也果何利於 國哉不特此也臣於上年罪極無狀 王法未究物情大激不忠不敬爲臣斷案朝野之間誹議未已今玆題目之下必多愕貽而怫欝者未售之機遇時必發蓄銳之鋒

淬礪有待況臣罪犯人得以必誅而當大處置斥去異論亦 國體之所固然若執臣之罪論臣以法則其得全腰領難矣臣之此時冒進非唯義有所不可亦勢有所不敢也至於客使酬應雖微一賤臣及今變通寧患無人若虛待分死不進之臣而不早爲之所以致顚倒狼狽則後雖加臣萬戮亦何補於事也竊恐 聖明或未之深思也伏乞 憐臣臲卼之勢察臣肝膈之懇亟鐫新授職名毋誤 國事仍治前後罪戾以安私分不勝幸甚臣無任兢隕悶蹙之至

因郭世揵疏陳情待罪疏

伏以臣伏見嶺南人郭世楗疏辭不勝驚怕震駭之至臣於此亦有所不敢晏然者事在 先朝欲語先咽而義難終默不得不略暴衷曲也臣於七月賓廳之議終始同叅論其負犯理無獨殊而倖逭譴罰反膺 恩除情跡臲卼望絶復進卒聞 大行大王違豫之候日臻彌留臣子分義他不暇恤蒼黃奔赴闕下猥蒙 遣近侍諭召之恩冒昧入謝至於 憑几之際親承 慰勉之旨臣於是時當作何如懷也轉眄之頃 仙馭已遠而追思至今 玉音在耳古人所謂報先帝而忠陛下者雖非臣之無狀所敢冀

而當 聖上嗣服之初不忍自外而退伏惟思竭其
駑鈍少贖前愆者是臣之區區所自期也今世楗之
疏以拒 聖教附邪論之罪指斥臣兄壽與臣兄之
罪即臣之罪也寧可以罪之勘與未勘而有所異同
乎 大行大王當日之教槩以庚子以後甲乙之爭
歸之不用之空言而以賔廳議啓之援引非宜爲諸
臣罪案 聖意所在不翅較然而世楗專攻判府事
臣宋時烈必欲擠之不測之地乃於 大行聖教之
外倡爲按法次第之說終使 三朝禮遇之儒賢顛
頓而歸今臣若以罪之根柢歸之於時烈而以枝葉

自處揚揚冒據於具瞻之位則是世捷之言適足爲臣利身之資也臣雖至汙豈忍爲此哉況其疏中以宋時烈之製進誌文爲大不滿人意其言之慘黷有不忍正視者撰誌之任初出於臣之所定則以此爲罪臣實當之此亦臣之所難安也臣之蹤跡自此而不堪復玷　淸朝矣受　恩如天圖報無日言之至此唯有涕淚伏乞　聖明俯察危迫之懇先削臣職仍論臣罪以謝人言以安愚分公私幸甚臣無任瞻
天仰　聖崩隕戰灼之至

陳情乞免疏

伏以臣有萬分[illegible][illegible]之情勢適當哀遑罔極之際隱忍苟冒爲日已多而然其揣分顧義終有所大不安則雖欲隱忍苟冒亦不可得矣判府事臣宋時烈撰誌之役旣寢　成命則郭世楗之言不爲不中矣當初誤定之失專在於臣及至今日臣安得免其罪而
朝家亦安可不罪臣哉況近日章疏之語渉　先
朝者擧皆斥而罪之繼有論以重律之　教如臣身負重犯於　先朝者其視語渉忌諱之罪輕重相懸今宜追按未究之法以彰繼述之美縱或不然而其不可使仍據冐席則事理甚明矣　聖明之是非好

惡衡鑑已定而乃於負罪罔赦之臣猶且因仍曲貸當黜不黜以累　新服之化豈非　國體朝政之大乖舛者乎臣雖頼　天覆之仁不卽金木之誅而然其骨已寒而心已死矣設令臣包羞耐罪冒沒就列其躬之不能閲況望其有裨於　國乎反覆自量日益難安且臣終身之喪適在今日雖當此時迫於私情昕晩退伏私次猝然腫發臂髀未卽趨詣　闕下首相亦有所患賔廳日次之坐未免停廢臣於此一倍懔惕措躬無地伏乞　聖明俯察危迫之衷先削臣職仍治臣罪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崩隕震怖之

至

辭救火賞典仍乞免劄

伏以臣日昨 榻前乞還救火之賞而未蒙 聖俞
惶縮而退只俟臺啓之得請矣今則臺啓旣停 成
命將行不得不更暴衷懇也夫喜賞惡罰雖是人之
恒情罰而倖免猶以爲耻賞非其功其愧如何臣以
無似忝在大臣之列當此 嗣服之始曾無一言半
畫扶 國勢之危而補 袞職之闕顧乃與將士徒
隷之僬頭爛額者混被不當被之賞典則街童巷婦
亦將指點而笑侮之矣臣雖無狀獨不愧於心乎懇

乞亟收 賜馬之命以重 國體以遂微尚不勝幸
甚仍竊伏念臣自有郭世楗之疏震駭危怖如新負
罪雖迫於前後 聖諭黽勉就列而何嘗晷刻安於
心也今者畿儒之疏本非論禮而以其語及善道世
楗之故繩之以犯禁之科臣於其疏進退之際已難
免冒嫌與議之罪矣不但此也章疏文字之語涉
先朝者猶且論以重律則 聖意所在不翅嚴截況
如臣之身負重犯於 先朝者豈容其厠迹周行使
聖朝是非淆亂而無別中外瞻聆疑惑而竊議乎
臣之苟冒至今者初非謂情勢之有可以自安也新

罹罔極之慟適叨摠護之任未死餘生區區所效力而殫心者只在於敦匠之地隱忍奔走不敢爲引罪辭退之計矣今則當初罪狀隨處彰著形迹之臲卼日甚一日入侍 威顔則前嫌後畏莫吐其所懷出坐朝堂則心怵目瞿無面於對人日夕懍懍求死不獲安有如此而可以據百僚之上膺百責之萃者乎到此地頭臣雖欲少效微勞以酬初心而亦不可得臣之情勢孔艱且悲矣如蒙早 賜斥黜臣雖以身備役徒於 山陵猶可自盡其誠於畚鍤之間雖使先驅而蓐螻蟻亦所甘心臣當萬萬無恨矣伏乞

聖明俯察崩隕之忱將臣職名亟先鐫削毋使罪戾之蹤玷累清明之治如以臣之所陳亦未免語涉先朝則快施當施之律以戒他人尤爲萬幸臣無任悚慄戰灼涕泣祈懇之至

自 山陵還到東郊待罪疏

伏以臣祗役 山陵病稽復 命且念臣在 朝伴食一無猷爲無寧姑留 陵下監董方上少效臣子迭往之誠矣昨因邸報伏見 答泮儒之批下國子之教臣誠震駭惶怖不覺體粟而鬼禠也臣亦世楗論斥中人世楗之言爲忠則臣之爲不忠不待言而

自著矣至於當初儒臣異同之論不過爲禮家之訟而臣之妄執謬見乃在於　先朝改制之日則論其罪犯抑有甚焉臣之悖逭刑章已是　聖朝之失法而到今猶且據有官位不卽歸命司敗使忠言至論欝而不得伸則其罪益安所逃免哉帶職敦匠亦涉猥悚玆敢舁載病軀來伏近郊恭竢鈇鉞之誅伏乞
聖明察臣情罪之難貰先削臣職仍論臣罪使
國是别白輿情洞快不勝幸甚且臣頃者乞遞摠護之任而未蒙　準許煩聒是懼不敢更辭矣追考己丑故例則摠護使李景奭陞爲領相之後適緣左右

相有故承　命仍察其任及至左相趙翼之出也以
國葬時三公皆有應行之事請令該曹攷以左相
啓下　孝宗大王即允之前事之可徵如此則臣之
不復力辭矇然仍帶者其爲昏錯甚矣亟　命照例
移攷亦不容少緩也臣方俟譴之不暇則不宜贅入
他辭而即今此任有難暫曠不得不並此冒陳臣無
任崩隕危迫之至

再疏

伏以臣昨上請譴之章悚息俟　命伏蒙　聖慈曲
賜慰諭至以何嫌至此爲教臣感泣之餘惶懼彌切

夫苟引不當引之嫌以爲辭避之計非人臣事上之道況此時何時乃敢如是臣雖萬萬無狀所不敢出也顧臣所負實是臣子之極罪人之爲言亦異官司之規責於此而不以爲嫌揚揚若無故之人則犯分蔑義將無所不至矣 殿下亦將何取於臣哉目今

聖上之嗣服伊始域中之翹望方新此正 國家存亡休恤之幾而天災地變疊見層出民愁兵愁衆志泮渙內無可恃之勢外有難言之憂求之上下未見有警省之實固結之政其懍懍危懼之狀不待智者而可知也若言其責則專在於大臣而如臣無寸

長而負重戾者苟冒匪據自救猶且不給寧有一分
匡輔之望乎宋國熒惑之變亦云可移於相臣寵祿
已極涯分已濫俯仰人世更無餘念今若得就誅殛
以一身而慰神人之怒塞 國家之禍則古人所謂
是臣死賢於生豈非幸耶微臣報效之道只此而已
殿下亦因以別求良弼共濟艱危則今日之 國
家庶幾可保也臣情事迫隘語無倫脊死罪死罪伏
乞 聖明更加諒察削臣之職正臣之罪以嚴 邦
憲以快物情以幸私分臣無任崩隕戰悸祈懇之至

三疏

伏以臣雖愚蠢無識豈不知此時退伏之爲不敢也顧其負犯之深重情勢之危迫有不容晷刻晏然者連章哀籲誠出於萬不獲已而瀆冒煩猥之罪自知難逭不意 聖度天大過垂包容嚴誅不加溫諭荐降至於近侍傳宣 恩數非常而濫施於罪釁滓賤之臣惶惑慚懼益無所措 聖批論道之教雖非臣所敢當第臣所帶摠護之任旣未蒙遞 啓欑之期亦且匪遠臣子分義他不暇顧所當忍死就列少效奔走之勞而臣素患眩暈之證乘寒添劇朝晝之間猝然昏倒久而始定者數矣合眼囚首頓無起動之

勢調息待差未免淹延多日狼狽極矣逋慢積矣臣
罪至此實合萬死且臣曾於閔愼代服之事猥承
下詢敢貢謬見以不可斷以滅倫之罪爲辭而及至
榻前有定罪之 教臣又與僚相力陳其不可矣
聖明旣已勉從酌處而到今臺啓猝發並與朴世
采而罪之此其意豈但在於世采而亦豈但出於一
臺官之意哉臣之前日獻議未免爲悖乖亂常之歸
其不敢復厠 朝端於此益決矣臣雖欲强顔冒進
而亦不可得必須及今早 賜斥黜然後臣身可免
於大戾 國事不至於大誤伏乞 聖明察臣難進

之狀憐臣疾呼之懇亟削臣職仍治臣罪以謝物議
以幸 國事以安私分臣無任悚慄戰灼之至

被南天漢侵斥乞免劄

伏以臣之冒昧復進只爲 因山期迫摠護事重不
敢終孤 恩諭非謂情跡有可以少安也日夕危懍
如坐鍼氊日昨得見掌令南天漢疏本拈臣承 諭
所對文字一則曰强引自當二則曰徑加億逆終之
以觸犯危機等語肆加侵詆臣不欲與之論辨以傷
事體而亦不容終無一言也前者天漢避辭中引朱
子劄論自以爲明白剖破者與臣當初獻議節節相

反推而極之於夷狄禽獸之域又斥閔愼不可罪之
論以爲只禁後人不罪其身此何　國體也云則天
漢雖曰不斥臣臣實受天漢之斥矣况臣疏中酌處
之語與李嵇疏所謂酌處者同是一事非有二致則
安知天漢之指意只在於李嵇而在臣之道亦何可
苟焉自解曰非我也嵇也臣之因此不安出於人情
事理之常豈是强引自當者耶臣雖無狀負犯雖重
　朝家之刑章未加大臣之職名猶存遭此大虀安
之境界並與引罪之辭而囚舌不敢發則臣未知此
何　國體也臣寧受誅譴於　殿下决不忍以此身

而供人齮齕伏乞 聖慈察臣觸處臲卼之狀諒臣終難仍冒之勢削臣職名亟命斥黜以謝言者以尊
國體不勝幸甚

文谷集卷之十一


五